

上

马伯庸

著

长安十二时辰

『这次长安在劫难逃！』
十二时辰之内，长安即将覆灭。

唯有一个死囚才能拯救大唐……



长安十二时辰^上

马伯庸 著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长安十二时辰. 上 / 马伯庸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7.1
ISBN 978-7-5404-7831-5

I. ①长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253116号

©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长篇小说

CHANG'AN SHIER SHICHEN. SHANG
长安十二时辰. 上

作 者: 马伯庸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 潘 良

出 品 人: 郑冰容

特约监制: 游婧怡
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张思北

特约编辑: 温雅卿 胡 可

营销支持: 王钰捷 李 群 张锦涵 赵冬妮

封面设计: SilenTide
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

版式设计: 潘雪琴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字 数: 371千字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7年1月第1版

印 次: 2017年1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7831-5

定 价: 39.8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

巳正

〈10点〉

001

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。远处长河之上，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；孤城城中，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。

第二章

午初

〈11点〉

029

这两匹马你追我赶，在坊里的街道上奔驰，不时骤停急转，掀起极大的烟尘。路上的车子行人纷纷闪避，引发了更多骚乱。

第三章

午正

〈12点〉

054

还未入坊，两人已能听见丝竹之声隐隐传来。靡丽曲调此起彼伏，诸色乐器齐响，杂以歌声萦绕其间。未见其景，一番华丽繁盛的景象已浮现心中。

第四章

未初

〈1点〉

087

曲江池内水道蜿蜒，楼宇林立，花卉周环，柳荫四合，小径穿插园林之间，一年四季都是极好的去处——无论是对游人还是对逃遁者。

第五章

未正
〈2点〉

108

木盒打开后，左边是一个熟皮墨囊，右边嵌着一管短小的寸锋毛笔和一卷毛边纸。这是专为远途商旅准备的，以盒为垫，可以在骆驼或马背上书写。

第六章

申初
〈3点〉

128

与此同时，一支弩箭从另外一侧飞射过来，恰好钉在曹破延脚边的土地上。张小敬的身影跃入院内，一个迅速的翻滚，落在离曹破延三十步开外的开阔地带。

第七章

申正
〈4点〉

164

此时还没到上灯放夜的时辰，但长安城的居民扶老携幼，早早拥上街头，和蒙着彩缎的牛车、骡车挤成一团。

第八章

酉初
〈5点〉

201

她妙目一转，转身出去，一会儿工夫，端回一盘慈悲寺的油馓子，底下还垫着几张面饼。馓子是素油炸的，十分经饿。

第九章

酉正
<6点>

231

车夫把牛车停住，咳嗽了一声。在车厢里的医馆学徒从腰间摸出一把匕首，朝担架上的病人刺去。担架的毯子下突然伸出一只大手，快如闪电，一下子就钳住了学徒的手腕。

第十章

戌初
<7点>

252

在火势成形之前，极黑的浓烟已率先飘起，四周火星缭绕，如一条泼墨的黑龙跃上夜空。

第十一章

戌正
<8点>

276

可李泌一眼就看出来，那四根亭柱每根都有五抱之粗，光是原木运进来的费用，就足以让十几个小户人家破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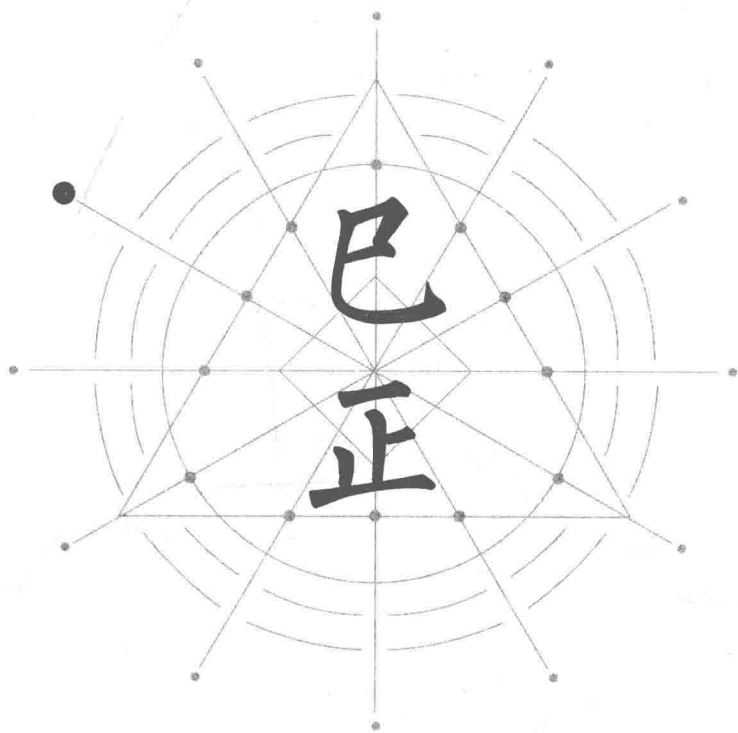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章

亥初
<9点>

301

远远地，街道尽头先出现六名金甲骑士，然后是八个人手执朱漆团扇和孔雀障扇的侍从，紧接着，一辆气质华贵的四望车在四匹枣红色骏马的牵引下开过来，左右有十几名锦衣护卫跟随。

第一章



无数黑骑在远处来回驰骋。远处长河之上，
一轮浑圆的血色落日；孤城城中，
狼烟正直直刺向昏黄的天空。

天宝三载，元月十四日，巳正。

长安，长安县，西市。

春寒料峭，阳光灿然。此时的长安城上空万里无云，今日应该是个好天气。

随着一阵嘎吱声，西市的两扇厚重坊门被缓缓推开，一面开明兽旗高高悬在门楣正中。外面的大街上早已聚集了十几支骆队。他们一看到旗子挂出，立刻喧腾起来。伙计们用牛皮小鞭把卧在地上的一头头骆驼赶起来，点数货箱，呼唤同伴，异国口音的叫嚷声此起彼伏。

这是最后一批在上元节前抵达长安的胡商队。他们从遥远的拂林、波斯等地出发，日夜兼程，就为了能赶上这个长安最重要的节日。要知道，从今晚开始，上元灯会要持续足足三夜，大唐的达官贵人们花起钱来，可是毫不手软。

西市署的署吏们一手持簿，一手持笔，站在西市西入口的两侧，面无表情地一个一个查验通关文牒和货物。今天日子特殊，西市比平时提前半个时辰开启。这些署吏都想赶快完成工作，回家过节去，查验速度不觉快了几分。

一位老吏飞快地为一队波斯客商做完登记，然后对排在后面的人招招手。一个穿双翻领栗色短袍的胡商走过来，把过所双手呈上。

老吏接过去看了一眼，顿时愣住了。

这份过所本身无懈可击。申请者叫作曹破延，粟特人，来自康国。这次来到长安

一共带了十五个伴当、十五峰骆驼和一匹公马，携带的货物是三十条羊毛毡毯和杂色皮货，一路关津都有守官的勘过签押。

问题不在过所，而在货物。

老吏做这一行已有二十年，见过的商队和货物太多了，早练就了一双犀利如鹞鹰的眼睛。十六个人，却只运来这么点货物，均摊下来成本得多高？何况长安已是开春，毡毯行情走低。这些货就算全出手，只怕连往返的开销都盖不住——万里长路上，哪有这么蠢的商人？

老吏不由得皱起眉头，仔细打量眼前这位胡商。曹破延大约三十岁，高鼻深目，瘦削的下颌留着一圈硬邦邦的络腮黑胡，像是一把硬鬃毛刷。如果算上他头戴的白尖毡帽，整个人得有七尺多高。

老吏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曹破延一一回答。他的唐话很生硬，来来去去就那么几个词，脸上一直冷冷的没有笑容，完全不像个商人。老吏注意到，这家伙在答话时右手总是不自觉地去摸腰间。这是握惯武器的动作，可惜现在他的腰带上只有一个空荡荡的小铜钩。

出于安全考虑，所有商人的随身利器在进城时就被城门监收缴了，要出城时才会交归。

老吏不动声色地放下笔簿，围着曹破延的商队转了一圈。货物没有任何问题，普通货色。十五个伴当都是胡人，紧腿裤，尖头鞋，年纪都与曹破延相仿。他们各自牵着一峰骆驼，默不作声，但肩膀都微微紧绷着。

“这些家伙很紧张。”老吏暗自做出了判断，提起笔来，打算在过所上批上一个“未”字——意思是这个商队身份存疑，得由西市署丞做进一步勘验。可笔未落下，却被一只大手给拦住了。

老吏抬头一看，发现一个浓眉宽脸的汉子，正在冲他微笑。

“崔六郎？”

这个人在西市是个有名的掮客，人脉甚广，举凡走货质库、租房寻人、诉讼关说之类，找他做中介都没错。所以他虽无官身，在西市地面儿却颇吃得开。

崔六郎笑眯眯道：“还没吃朝食吧？我给老丈你捎了张饼。”然后递过去一张热气腾腾的胡麻面饼，正面缀着一粒粒油亮的大芝麻，香气扑鼻。老吏一捏，发现在面饼的反侧深深压着一枚小小的直银铤。他暗自掂量了一下，怕不有二两，虽不能做现钱，但也能给闺女打支好簪子了。

“这几位朋友头一次到长安来，很多规矩都不清楚，还请老丈通融。”崔六郎压低声音道。

老吏略作犹豫，还是接过面饼，然后在过所上批了个“听”，准许入市。崔六郎叉手致谢，转过身去，流利地说了一连串粟特语。曹破延只是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既无欣喜也不兴奋。

在崔六郎的带领下，那支小小的驼队顺着槛道鱼贯进入西市。

过了槛道，迎面是一个宽阔的十字路口，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条宽巷的两侧皆是店铺行肆。从绢布店、铁器店、瓷器店到鞍鞴铺子、布粮铺、珠宝饰钿铺、乐器行一应俱全。这些店铺的屋顶和长安建筑不太一样，顶平如台——倒不是因为胡商思乡，而是因为这里寸土寸金，屋顶平阔，可以堆积更多货物。

此时铺子还未正式开张，但各家都已经把幌子高高悬挂出来，接旗连旌，几乎遮蔽了整条宽巷上空。除夕刚挂上门楣的桃符还未摘下，旁边又多了几盏造型各异的花灯竹架——这都是为了今晚花灯游会而备的。此时灯笼还未挂上，但喜庆的味道已冲天而起。

“咱们长安呀，一共有一百零八坊，南北十四街，东西十一街。每一坊都有围墙围住。无论你是吃饭、玩乐、谈生意还是住店，都得在坊里头。寻常晚上，可不能出来，会犯夜禁。不过今天不必担心，晚上有上元节灯会，暂弛宵禁。其实呀，上元节正日子是明天，但灯会今晚就开始了……”

崔六郎一边走着，一边为客人热情地介绍长安城里的各项掌故。曹破延左右扫视，眼神始终充满警惕，如同一只未熬熟的猛鹰。周遭马骤嘶鸣，车轮辘辘，过往行旅都在匆匆赶路，没人留意这一支小小的商队。

两人走到十字街正中。崔六郎停下脚步：“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是寻个旅舍还是阁下有挂靠的店家？”曹破延从怀中拿出一张折好的纸，递给他。崔六郎先怔了怔，然后笑道：“原来您都订好了，来，往这边走。”他伸直手臂，略带夸张地朝右边一指，抬腿前行，其他人紧随其后。

曹破延并不知道，他和崔六郎的这一番小动作，被不远处望楼上的武侯尽收眼底。

望楼是一栋木制黑漆高亭，高逾八丈，矗立在西市的最中间，在其上可以俯瞰整个市场的动静。楼上有武侯，这些人都经过精心挑选，眼力敏锐，市里什么动静都瞒不过他们。

崔六郎、曹破延从入市开始，就一直被望楼严密地监视着。看到崔六郎的手

势，一名武侯直起身子，拿起一面纯色黑旗，朝东方挥动三下，并重复了三次。

两个弹指之后，望楼东侧三百步开外的另外一座望楼，也挥舞起了同样的黑旗；紧接着，更东方的望楼也迅速做出了响应。就这样一楼传一楼，不过数十个弹指工夫，黑旗的讯息已跨越了一条大街，从西市传到了东边一坊开外的光德坊内。

光德坊的东北隅是京兆府公廨，旁边便是慈悲寺。在两者之间，夹着一处不起眼的偏院，这里原本是孙思邈的故宅，不过如今药王的痕迹全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肃杀气氛，院子里竖起一栋高大的黑色大望楼，比其他望楼要高大许多。

楼上武侯看到远处黑旗舞动，在一条木筒上记下旗色与挥动次数，飞快朝地面掷下。

楼下早有一名高壮的通传接住木筒，一路快跑，送入三十步外的一座轩敞大殿。大殿正上方高高悬着一块金漆黑木匾，上书“靖安司”三字楷书，书法丰润饱满，赫然是颜真卿的手笔。

一进殿，首先看到的是一座巨大的长安城沙盘。赤黏土捏的外郭城墙，黄蜂蜡捏的坊市墙垣，一百零八坊和二十五条大街排列严整如棋盘，就连坊内曲巷和漕运水渠都纤毫毕现——当然，唯独官城是一片空白——旁边殿角还有一座四阶蟠龙铜漏水钟，与顺天门前的那台铜漏同调。

俯瞰此盘，辅以水漏，如自云端下视长安，时局变化了然于胸。

沙盘旁边，两位官员正在凝神细观。老者须发皆白，身着宽袖圆领紫袍，腰佩金鱼袋。少年人脸圆而小，青涩之气尚未褪尽，眉宇之间却隐隐已有了三道浅纹，显然是思虑过甚。他穿一袭窄袖绿袍，腰间挂着一枚银鱼袋，手里却拿着一把道家的拂尘。

通传跑到两位官员面前，持筒高呼，那洪亮的嗓门响彻殿内：“狼入西市，已过十字街！”

官员们没动声色，身旁一名美貌奴婢向前趋了一步，拿起一杆打马球用的月杖，将沙盘中的一尊黑陶俑从西市外大街推至市内，与崔六郎、曹破延所处位置恰好吻合。

殿内稍微沉寂了片刻，年少者先开口探询：“贺监？”连问数声，老者方才睁开眼睛：“长源，你是怎么安排的？”

年少者微微一笑，用拂尘往沙盘上一指：“崔器亲自带队，五十名旅贲军已经布置到了西市之内。一俟六郎套出消息，崔器马上破门捉人。外围，有长安县的不良人百

余名把守诸巷；西市两门，卫兵可以随时封闭。重重三道铁围，此獠绝无逃脱之理。”

随着拂尘指点，女婢飞快地放下一尊尊朱陶俑。沙盘之上，朱俑转瞬间便将黑俑团团包围，密不透风。

“这些狼崽子以为装成粟特胡商买通内应，就能瞒天过海，殊不知从头到尾都是咱们在钓鱼。以有心算无心，焉有不胜之理？”少年人收回拂尘，下巴微昂，显得胸有成竹。老者“嗯”了一声，重新合上眼帘，不置可否。

每隔一小刻，大嗓门的通传就会从外面跑进来，汇报崔六郎和曹破延的最新动向。

“狼过樊记鞍鞴铺，朝十字街西北而去！”

“狼过如意新绢总铺，右转入二回曲巷！”

“狼过广通渠三桥，拐入独柳树左巷偏道。”

女婢手持月杖，不断挪动黑俑到相应位置。曹破延的行走轨迹，形象地呈现在两位主事者眼前：这支商队正离繁华之地越行越远，逐渐靠近西市西南的独柳树。

独柳树是西市专门处斩犯人的场所，商家嫌不吉利，多有远避，是以四周人越来越少。

年少者微一侧头：“徐主事，那附近有什么建筑？”

在两位官员身后，环绕着十几张堆满卷帙的案几，数十名低阶官吏都在埋头忙碌着。一个微胖的中年书吏听到呼唤，连忙放下手中书卷，跑到沙盘前。他的视力不是很好，需要费力地趴在边缘前探身子，才能看清黑俑所在。

徐主事略一思索，立刻如诵书一样答道：“东北巷，地势多洼下湿，只设有十六个货栈，旁接广通渠。开元十五年曾遇暴雨，渠水暴涨，三名胡商的存货悉毁，价五千贯……”他的记忆力相当惊人，随口答出，全无一字差。

年少者打断了他的滔滔不绝：“这十六个货栈，附近可有出口？”

“哎哎，没有，不过……”

恰好在这时，通传又闯入大殿，打断了他的话：“狼入丙六货栈，未出！”

殿内的气氛一下子被这条传文给挑动起来，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沙盘。

“就是这里了！”年少者眼神霍然发亮，“传令崔器，准备行动；不良人即刻清场货栈外圍，不许任何人进出。西市二门随时待命。”一条条简短有力的命令从他嘴里发出，语气中带着掩饰不住的兴奋。

通传记下命令，飞快地离开殿内。年少者双臂撑住沙盘边缘，身子前倾，望着黑陶俑喃喃自语：

“我倒要看看，这些突厥的狼崽子来长安城，到底想干什么。”



命令从靖安司大殿上传到望楼。然后通过一系列旗语，迅速跨越大街，传回到西市的北侧望楼上。武侯把旗语抄在木简上，抛到楼下，同时大喊道：“崔旅帅，接令！”

木简还未落地，就被一只大手牢牢捏住。

抓住木简的是个身材高大的虬髯大汉，此人胳膊粗得像一道梁木。他接过木简，迅速扫了眼上面的命令，精神一振，立刻回头大吼道：“全体集合！”

从他身旁的仓房里，五十名旅贲军的士兵迅速鱼贯而出。他们个个身披墨色步兵甲，手持擘张寸弩，腰悬无环横刀，其中十人还斜挎长弓。整个列队集合的过程中，没有人说话，只听见沉闷的脚步声和呼吸声。

崔器沉着脸扫视一圈：“目标在丙六货栈，先围后打，尽量留活口。一会儿都机灵着点，谁也别给旅贲军丢脸！”说完一挥手，朝外面跑去。士兵们五人一排，紧紧跟随着主将，开始时小跑，然后急速奔跑起来。

他们轻车熟路地掠过十字街，钻进曲巷，朝着西市南坊而去。沿街客商看到街上突然尘土飞扬，跑过这么多军人，都露出惊骇之情。还没等他们交头接耳，又有大批不良人走过来，要求各商铺暂时关闭大门，街上的行人也被请进临近的店铺休息，任何人都不准离开。

在西市的东两个入口处，守门士卒将石制坊门从地坑里抬起，随时可以关闭大门。

蜘蛛网一层层地飞速编织着，一支利箭直刺而去。

进入丙号货栈范围后，崔器做了几个手势，早有默契的旅贲军分成三个方向，悄无声息地接近丙六货栈，不良人已经将附近所有的路悄悄封锁。这一带只有几个商队的马匹牲畜拴放于此，三两个伙计看着。有不良人过去，交涉几句，把牲口都远远牵开。

至此，丙六货栈与西市完全隔绝。

崔器半蹲在丙六客栈附近一堵土墙的拐角处，摘下胸前护心镜，挂在横刀头上，小心地朝外伸去。借着护心镜的反光，他不必探头也可看清前方状况。

丙六货栈是一所压檐木制建筑，长六十步，宽四十五步，近乎方形，只有一个

入口，四面有通风窗，但特别小，不容成人通行。因为这一带靠近水渠，夏季容易被淹，所以建筑底部悬空，被十六根木柱托起，有点类似岭南建筑风格。

门口守着一个大鼻子胡人，正是曹破延的十五个伴当之一。他背靠木门，不时低头去玩手腕上的一串木珠，显得心不在焉。崔器估算了下弩箭的距离，如果真要动手，他有信心在十个弹指之内破门而入。

崔器把目光投向入口，屏住了呼吸。万事俱备，就等货栈内的动静了。

在与外界隔着一面木墙的货栈内，曹破延背靠屋角双手抱臂，面向入口而立。他已经摘下白尖毡帽，露出一头浓密的黑色发辫。其他人在货架之间散开，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着，但用的不是粟特语而是突厥语——当然，站在窗边的崔六郎表现出一副完全听不懂的样子。

崔六郎搓手笑道：“曹公，谁给您找的这地方？这里潮湿得很，附近也没有食肆杂铺，不如我给您另外安排一间。”

曹破延像是没听见这个问题似的，冷淡地回答：“做正事。”

崔六郎也不尴尬：“好，好。您找我到底做什么事，现在能说了吧？”

曹破延打了个响指，两个伴当走过来，在地上铺开一卷布帛，展开来是个宽方的尺寸。然后他们又拿出了小狼毫一支、墨锭一方、砚台一盏。崔六郎一怔，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，难不成要开科考诗赋？

他再一看那硬黄布帛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布上密密麻麻画着无数方格，墨线纵横，正是长安城的一百零八坊图。不过这地图太过粗略，仅仅只是勾出坊市轮廓和名字。

“这玩意只在皇城秘府里头有收藏，百姓谁家私藏，可是杀头的大罪！”

曹破延双眼一眯：“……你不敢接？”

崔六郎哈哈大笑，后退一步盘腿坐在地上：“我若是不敢，就不会把你们接进西市了。富贵险中求，干我这行的，有几个把大唐律令当回事？来呀，笔墨伺候，你们想标什么？”

“我要你在这份长安坊图上，把所有的隐门、暗渠、夹墙通道等要害之所标出来。”曹破延一字一句道。

崔六郎一边应承，一边脑子里飞快转动。长安城内地势错综复杂，可不是纵横二十五条路街这么简单。诸坊之间有水陆渠道，城墙之间有夹墙，桥下有沟，坡旁有坎，彼此之间如何勾连成网，联通何处，大部分长安居民一辈子都搞不清楚。

若有这么一张全图在手，长安城大半虚实尽在掌握，来去自如。看来这些突厥人所图非小啊……

一人掏出皮囊，倒了些清水在砚台上，一会儿工夫，研出浅浅的一摊墨水。崔六郎舔开狼毫笔尖，蘸了蘸墨，提笔画了几笔，忽然又停手：“曹公，你不是中原人，对布匹不熟。这布啊，不成。这叫硬黄布，做衣服合适，上墨却略显滞涩。不如我去买些一品的宣纸回来……”

“你不能离开。”曹破延断然否决。

崔六郎摇摇头，提笔开始勾画。刚填满长安城一角，他又抬眼道：“长安城太大，若是事无巨细都画上去，三天三夜也画不完。曹公你用此图到底是要做什么用？我心里有数，下笔自然就有详略。”

曹破延道：“这与你无关。”

崔六郎双手一摊：“你要我两个时辰内填满长安城全图，却连干什么用的都不肯说——抱歉，画不了。”

曹破延听了这一串说辞，不由得大怒，一步迈到崔六郎的身前，伸手要扼他的咽喉。

崔六郎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躲闪。他知道靖安司的人就在外头，只消一声高喊，这些突厥人一个也跑不掉。可是那样一来，之前的心血就全浪费了。他赌曹破延现在只是虚张声势，没拿到坊图不会真的下手。

只要再诈上一诈，就能搞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了。

曹破延掐在崔六郎咽喉上的手骤然停住，崔六郎心里一松，知道自己赌对了。曹破延保持着这个姿势，头忽然朝着窗外歪了一下，似乎在侧耳倾听。崔六郎有些紧张，难道是旅贲军的人粗心大意搞出了噪声？他连忙问道：“曹公，怎么了？”

“你听到什么没有？”曹破延指了指窗外。

崔六郎听了听，外面寂静无声。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：“什么都没有啊。”

“对，什么都没有。”曹破延露出草原狼才有的狰狞笑意，手指猛然发力，“刚才进门时，附近明明拴着许多牲口，热闹得很，现在却连一声马鸣都没了。”

一听这话，崔六郎的面部遽然变色，开始是因为惊慌，然后是因为窒息。



崔器在外头等待着，心里越发不安。货栈那边没什么动静，可他就是觉得不对

劲。作为一名老兵，他的这种直觉往往很准。

他再度用横刀把护心镜探出去，这次对准的是丙六货栈的窗户。窗口很小，镜上只能勉强看清有人影晃动。忽然一个人影在窗前消失，同时传来“咚”的一声，似乎有沉重的东西倒在地上。

不好！崔器的心脏骤然停跳了一拍，他猛然收回横刀，急切地对周围吼道：“破门！快！”

旅贲军早已在各自的战位准备就绪，命令一下，八支弩箭立刻从三个方向射出，登时把守门的突厥人钉成了一只刺猬。与此同时，两名士兵猛然跃上门前木阶，掠过刚软软倒下的敌人，用厚实的肩膀狠狠撞在门上。

竹制的户枢抵挡不住压力，霎时破裂。轰隆一声，士兵的身体连同门板一起倒向里面。在他们身后，另外两名士兵毫不犹豫地踏过同伴的身体，冲进屋去。手中劲弩对准屋内先射了一轮，然后迅速矮下身去。这时趴在地上的两名士兵已经翻身起来，把门板抬起形成一个临时的木盾，护在同伴身旁，给他们争取弩箭上弦的时间。

这一连串动作行云流水，无比流畅，仿佛已经排练过无数次。

距离他们最近的几个突厥人吼叫着扑过来，突然又一头摔倒在地，发出痛苦的惨叫声。三具长弓在客棧远处发射，二尺长的铁箭准确地穿过货栈的狭小窗口，刺穿了他们的大腿。

这一轮攻势争取到了足够多的时间。更多的士兵手端手弩冲进货栈，边前进边举弩大喊：“伏低！伏低不杀！”

可是突厥人仿佛没听懂似的，前仆后继地从货架的角落扑出来。他们高呼着可汗的名字，赤手空拳冲过来。对于旅贲军的士兵来说，这些人根本就是活靶子，一时间，货栈里充斥着金属楔入肉体的闷响声和人的惨叫声。

士兵们并不急于推进，他们三人一组，互相掩护着缓缓前移。突厥人只要稍有现身，立刻就会被数把手弩射中。

士兵们得到的指示是，要尽量留活口，所以尽量瞄准非要害部位。可是这些绝望的草原狼悍不畏死，哪怕只剩一口气也要设法反击。数名士兵因为无法痛下杀手，一时犹豫，反遭偷袭而受伤乃至阵亡。即使无力反击，那些突厥人也会立刻自杀，绝无犹豫。

很快屋内恢复了安静，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尸体躺在过道和木架之间。在付出了三名士兵战死的代价后，旅贲军终于控制了整个货栈。

士兵们没有放松警惕，谨慎地一个货架一个货架地搜过去。突然，一个原本躺倒在地的突厥人一跃而起，扑向距离最近的一名士兵。那士兵猝不及防，被他拦腰抱住，两人纠缠在一起。突厥人张开大嘴，去咬士兵的鼻子，可他的动作猛然一僵，旋即扑倒在地，脑后勺上赫然插着一根青津津的弩箭。

过道尽头，一名士兵的同伴持空手弩，手臂缓缓下垂，眼神慌乱。他本该让突厥人活下来，可同袍的遭遇让他忘记了训令。

“笨蛋！我怎么教你的！”

崔器一把夺下那士兵的手弩，抬手就是一耳光。他黝黑的脸膛仿佛涂了一层铅灰色，暗淡无光。

破门只花了十个弹指，全灭敌人在二十六弹指之内，这在京城诸卫中算是卓越的成绩。可突厥人太凶悍了，居然一个活口都没留下，这可不是上头想要的结果。

崔器带着怒气在过道上踱步，眼神扫过那些尸体，手指不安地攥紧刀柄又松开。忽然他愣了一下，旋即快走两步，前方正是崔六郎的尸身。

他双目圆睁，脖颈处有明显的指痕，不用佯作检查也知道他是被掐死的。

“阿兄！”

崔器悲愤地一声虎吼，单腿跪在地板上，想要俯身去抱住死者。两人眉眼相仿，正是同胞兄弟，只可惜其中一个已永不可能睁开眼睛了。

“如果我能再早下令三个弹指……如果我能亲自去破门……”悔意如同蚂蚁一样啃噬着崔器的心，他的手指猛烈颤抖着，几乎握不住阿兄的手。

一个旅贲军的士兵跑过来，看到长官这副模样，不太敢靠近。崔器偏过头去，用眼神问他什么事。士兵连忙立正：“刚才清点完尸体，一共是十五具。”

除去崔六郎，一共有十六个突厥人进了货栈。也就是说，现在还有一人没有捉到，经过辨认，应该是为首的曹破延。崔器猛然吸一口气，重新站立起来，眼中跳动着火焰。

“搜！”他沉着脸喝道。

货栈不是住家，是一个没有隔断的大敞间，中间只有一些木制货架。崔器在货栈里巡视了几圈，没有发现任何异样。这样一个坦坦荡荡的地方，一眼就能望穿，他能躲到哪里去？难道这家伙会什么西域妖法，能穿墙不成？

崔器忽然觉得头顶有点凉飕飕的，他停下脚步，猛一抬头，瞳孔霎时收缩。在他的正上方，有一个井口般大小的木盖，盖子略有歪斜，露出一丝湛蓝的天空。